

巴一熔 黄炜 编

黄源楼适夷通信集

下



黄源楼同家

适夷先生出函 亦无大碍

祝好！

◇ 浙江人民出版社

黄源楼适夷通信集

巴一熔 黄炜 编 裘士雄 注

下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源楼适夷通信集 / 巴一熔, 黄炜编; 裘士雄注.
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6. 8
ISBN 7-213-03252-6

I. 黄… II. ①巴…②黄…③裘… III. ①黄源—书信集②楼适夷—书信集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0022 号

黄源楼适夷通信集

巴一熔 黄炜 编 裘士雄 注

-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市场部电话: 0571-85061682
- 责任编辑 朱国栋 陈巧丽 李育智
- 封面设计 王义纲
- 责任校对 朱银才 鞠朗 朱晓阳
-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- 印 刷 杭州之江印刷厂
- 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- 印 张 29.625 插 页 5
- 字 数 69 万
-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- 书 号 ISBN 7-213-03252-6
- 定 价 64.00 元(上下两册)
-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MU LU 目 录

1978 年	1
1979 年	142
1980 年	186
1981 年	209
1982 年	230
1983 年	242
1984 年	263
1985 年	282
1986 年	310
1987 年	331
1988 年	364
1989 年	391
1990 年	405



目 录

1991 年	419
1992 年	426
1993 年	439
1994 年	449
1995 年	461
2000 年	473

附录

黄源参加新四军后给楼适夷的两封信摘录	476
两位老作家的心路历程	巴一熔 479
楼适夷与黄源的友谊长存	黄 炜 485
一部现代文化人的当代心灵史	王锡荣 489

后记	497
----	-----

1978 年

源兄：

今天是一九七七年最后一天，早晨起来，屋子里虽生着火，可是手足还是冰凉。为了结束不平凡的一年，我正打算给你写信，恰巧又得到了你二十九日的来信，二十六日下午收到你二十三日的信，恰巧上午我刚给你发了一信，因未即复，却不料你的复信又来了。我很好，昨天还去革命历史博物馆同江丰、艾青夫妇、黄永玉一起看了纪念总理的展览会。这个展览定周年纪念日开放，现在布置中，我们是通过内部去看的，整整半天，看得非常仔细，也受到特别的感动。从天津的学生时代活动开始到逝世，我们瞻仰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，完美无缺的一生。他所建树的丰功伟绩，特别是毕生无私忘我的劳作和艰苦朴素的生活，即使像我们这样垂暮之年，也应从中吸取极大的教育。一个人对人类作了这么大的贡献而自奉如此之薄，实在是惊人的。他的内衣都是打上许多补丁的，直到临终使用的还是一件用了几十年的破睡衣。最动人的是他身边工作人员，贴在他办公室门上—张大字报，强烈要求他不要连续工作至三十小时之久。他的办公室也朴素极了，陈旧简单，毫无装饰。他家里从来没有一张沙发，最后是主席知道了，送了他一张，就是唯一的了。他逝世后，遗体送八宝山时，从天安门到八宝山几十里道上，有三百万市民自动夹道列队，目送灵车，这也



是一个极为动人的场景。去年四月天安门的悼念,展览中收集了许多花圈挽联挽诗的照片,原来被“四人帮”当作反革命事件的,现在成了最宝贵的纪念场景。据说这些照片,还是—些群众逃过“四人帮”特务的耳目偷摄下来的。许多人—边看—边也流泪,好像又重新参加了一次吊唁。有些悼诗,把总理比作恩格斯,我觉得是非常恰切的。这样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,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,竟被“四人帮”迫害而死,甚至死后还受着压抑,怎么不令人由衷的愤激呢。但他的战斗的一生将教育中国和世界万—千—亿人民,懂得应如何斗争与生活,这意义是伟大的。今天到处在歌颂敬爱的总理,听着洋溢的歌声,实使人对新的一年感觉无限兴奋。天寒手冻,此信写了两—天,就作为新年的贺信吧!

适夷 1月2日

适夷吾兄:

12月25日信早收到。巴金的女婿祝鸿生在《杭州文艺》当编辑,他陪该刊主编董校昌约稿,是杭州市文化局长的意见,我答允以注释鲁迅给我的信来投稿。年底搞了第一封信,专论“检查”的,约万字。现在在继续搞。从三月份起连载。我很想事前给你看看,放心一点。大概第三、第四月份的来不及了。这样今年开始我必得以此为工作,其他事情放在次要地位。拙文刊出后当寄奉请教。

朱之光同志被委任为政协副主席。原来的统战部长担任政协副主席,何司令也是副主席。此次政协大会朱已上任。



李桐大约再过几天就回京，过旧年则又在北京了。小华在他妈妈回杭后，就放假，不去托儿所，他妈走后再去。

主席给陈毅信发表。我看了一点李贺诗，靠注释，否则不懂。

《杭州文艺》也托我请你寄稿，你能写一点译一点什么给他们么？

瞻瞻事近无新讯，不知什么时候能落实。

回忆资料写起来不发表，免得惹是非，我们死后作为历史资料。不能发表部分，我也要写的。

鲁迅著作征求意见本，只有两本《集外集》和《两地书》寄来，《两地书》中把当时用假名的，都注出了。这点我们以前不全知道。

韩秉三有信来，但新稿本未寄来，寄来了要看一下的。《黎明之前》已译了那么多，你伏案太久，不行，我们这样年纪，每天搞三四小时已很吃力了。骆宾基兄参加那次座谈会，他那部古代史著作能印出来吗？见面时请代致意。

祝好！

河清 1 月 4 日上午 11 时 1 刻

河清吾兄：

4 日信昨收到。

新年过得还可以，主要是同几个老朋友往来闲谈中过去的。腰已好多了，但暂时还休息几天，看看已译的稿子。

你的第一篇稿已写成，很高兴，一封信就注一万多字，可了

不起,我等发表了看吧,何必先看原稿,请继续写下去吧。我对几处的约稿,至今仍未动手,材料想得不够成熟,兴致还在翻译上,一时转不过来。

李贺的诗,主席一再称道,鲁迅先生好像也很喜欢。“文学”的一本注解,比较细致,你看的就是那个本子么?

回忆资料我也一定要写,发表与否,可以暂不考虑。周的谈话,记录收回去,作了修改。现在鲁研室有打印出来,但不外发。对照了一下,明显的非事实,收回了,但有些事仍推不知,令人难信。我过儿时再抄给你看吧。

鲁著注释,现已归林默涵主持,过去所编“意见本”要从头搞过了(单行本待全集以后再出),所以现在新寄来的,我不再提意见了。

韩秉三好像并无工作岗位,不知是什么一回事,我已去信问他,尚未获答。

骆宾基的《金文新考》,中华书局又要回去了。原来是写了“论据不足”四个大字退了稿的。他现在打算写新的短篇。《世界文学》已出至二期,见到么?

祝新年好!

适夷 1月7日

适夷吾兄:

七号信到。李桐大概十号后即回京。一熔想带几只无核蜜橘给你,但边烂边吃,恐怕能带上的没有几只。放放事,三号已发调令。瞻瞻最近未来,不知已落实否?



陈事,不用说你,连我也不知道,不便插嘴。

你腰稍愈,仍不能过分多坐。北京冬天不便出门。

我看《李贺诗选》是江苏出版的,听说上海也有注释本,尚未买到。鲁迅先生谈李贺诗,见书信集下册 1204 页,《世界文学》未见到。

碰到宾基,请代给《杭州文艺》拉拉稿。巴金女婿祝鸿生在那里当编辑,主编同他特地来我处,托拉老作家稿子,请你也帮帮故乡的刊物。

祝好!

河清 1 月 9 日

河清吾兄:

九日信,昨下午收到。晚间,李桐到京,她一进门,我连忙看看她的身后,以为把小华带来了,结果只见到累赘的包包袋袋,只身孤旅,还让她带那么重的东西给我,这是何必呢,真是受之有愧。向一熔同志谢谢。谈了一回杭州的情况,知道放故事已可告成,为慰。晚上留她住下她一定不肯,只好叫孩子送了送她。我多么希望放放能早日调成。

陈事,当然不插嘴。

腰痛,服杜仲很有效,现在尽力节制劳动,冬天还不太冷,每天上外边多走走。

你的写作,大概非逼一逼是不行的,这回逼出来了,是大好事。我则还是逃避在翻译中,朋友们也逐渐环逼,好像也到非写不可的时候了。《杭州文艺》,让我想一想写什么题目吧。骆宾



基已转为约稿。他现在忙起来了，劲头很大。他的四十万字的《金文新考》到处被退稿，关于抗联的回忆录还被压在出版社，我是劝他化整为零，在适当的刊物先打出去。他现在打算写短篇小说。

《世界文学》只限内部发行，我总算得到一份，总是被人借去不还，另外如搞不到，待设法要回来寄给你。第二期有一篇黑人长篇的选段，还值得读，巴公的赫尔岑回忆，也选刊了一段。《杭州文艺》如果也刊载翻译，大可以请他先选载几段。

我们社里的运动，现在又有新的进展，受压十多年的许多干部，鸣冤诉苦之声已经起来。被搞乱了队伍，要是不好好来一次整顿，要“多出书，出好书，出得快”将成为空话。

家乡来信，宁波港口已大大扩建，吞吐量可达全国的半数，成为一个大的国际港，则杭州的发展，也在意中。这几年实在搞得太惨了，看来好起来也将是很快的，我们老了看看也高兴。祝好！

适夷 1月13日

适夷吾兄：

一月十三日信，十五号下午就收到，知道李桐已到你处了。

小华明天上托儿所，放了一个假，妈妈来了，野了，撒娇。因为李桐的家未安定，我们不赞成她现在先带小孩上京，她一早上班，小孩怎么办。现在他已很会顽皮，你同他在一起，休想做事情。一熔回家，其实比在局里还吃力。

我们当然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，何司令我也劝他，现在机关



里有人办事,安闲一点,有兴趣,读点书。

你现在还是把那部长篇译完,是大工程。但不要过度疲劳,老年,病倒就麻烦了。

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时,何司令是会上京的。

上海师大到成都找过胡风,胡在狱中写了数十页关于“左联”与两个口号材料,听说已抄送鲁研室,内部材料,有传开吗?

周而复同志还没有工作?身体不好吗?你和宾基能给《杭州文艺》,这个地方性刊物,出点力吗?我们自己也试试,看看能有多大作用。

我房间有腊梅、水仙,你有火炉,各有所长,都该满足了,一笑。

此地今天下午下了一点雪珠。

祝好!

河清 1 月 15 夜

河清吾兄:

15 夜信,昨到。

李桐送来的年糕,成为我每天的美食,有时家人都不在,我一个人就以此为正餐,心里非常感激。这儿多年未尝了,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有私人代做,只要拿大米去换,现在没有了,如要尝尝,就得远道排长队,在马路寒风中鹄候数小时,因此也只好算了。不过我有点后悔,李桐远道重负而来,我的脑子太迟钝,她出了门,才想到至少分一半给她,可是想到追上去,已来不及了。蜜橘也好极,已经一下子吃完了,真是老实不客气。



五屈人大听说春节前后开,则何司令、之光大概会有机会在京见到。

你的文章顺利写下去,太好了,等发表出来拜读。寄来的材料,看过了,虽短短几句话,可以体会到你对鲁迅最深最真的感情。你的文章,以后就是这样写下去好了,一定会感人。

岛崎的长篇第一部初稿快完了,28万字,天天生活,以此为寄托,兴致甚浓。身体可以,杜仲有效,腰不痛了。冬天仍很好过,最冷的北京的一月,不太冷,看来不算正常,说是二月会大冷,再看看吧。小文章现在还未考虑。《杭州文艺》要稿,我对宾基、而复都说过了,祝鸿生同志一定要,也请他直接写信给他们,他们现在都忙了,非多催强催不行。骆的地址是北京地安门东街131号,周的地址是复兴门外西便门大街国务院宿舍4组22号,你告诉祝吧。

上海师大提审了胡风,提了22个问题,记录全文鲁研室保密,连主要工作人员也只传阅了一下,不能抄,我只听到两个问题。1.胡自承“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口号是他第一个提出。(此与雪兄所说不同,雪兄说“民族解放战争文学”这个口号是他向鲁迅提的,鲁迅加了大众两个字)2.鲁迅书信中曾谈到韩侍桁^①现在居然能打破别人的饭碗了。这别人就是指胡风,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职务,就是由韩告密说他与共产党有关,因此被打破了饭碗。看过的人说,胡有点自吹。他现在四川南充,还有相当自由和一定待遇,并没坐牢云。上海师大打印了一本全国访问的材料,中间也有你的,大概你已见到。锡金春节要回一次吉林,鲁研室工作似乎不大开展。编好的《资料》出得很慢,内幕不知。

^① 韩侍桁(1908—1987),又名云浦,天津人。作家,曾参加“左联”。



社里领导现在又有调整,原来紧跟的人,现又成了新目标,看来还有变动。时机已到,我正在催询,可不能老是等着了,大概解决不会太远了。

韩秉三来信告诉我自己的情况,才知道其问题是比较严重的,大概你都知道了。不过看他几年来还是努力的,总得给他工作与生活的出路,他的写作雄心不小,应当给他鼓励。何司令能给他帮助么?

周而复去过宁夏,有人借他去搞自治区纪念典礼的文化宣传工作,新年又回来参加了文艺座谈。

我这儿水仙还未开花,腊梅则不能想了,炉火甚温,室内如春,雪未见过。
祝全家好!

适夷 1月19日

适夷吾兄:

一月十九日信早收到。你的岛崎译稿第一部28万字,是个大工程,老年人,不容易啊。我晚上坐看得夜深一点,背痛,即止。是否先把第一部定稿后交出,盼早日出版。

瞻瞻最近常来,我也帮着设法,希望能成功才好。今天接李桐信,说放放尚未接到调令。

我对鲁迅先生,实在说,还只是一点感性,理解还谈不到。所以拼凑起一点材料来,就不像文章,但我也顾不到这些,凭理解点写出来再说。将来以此为基础,(把材料整理好)再搞。

何司令近日患感冒,进医院小住。我送去成仿吾的《长征



回忆录》，作为小病中读物。我已拜读过，从《创造季刊》到回忆录，足足五十多年，鲁迅先生如能读到此书，一定高兴的。

我已通知祝鸿生，也叫他写信给你和孙用索稿。你写一点不涉是非的回忆，如余姚大革命时期，一·二八时期在上海，或从大革命时期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四明山等等，放手写。我们活了七十多年，所见所闻和自己亲历的，在年轻一代，不都是故事吗？鲁迅先生写辛亥革命[原文不清]……头脑，必须解脱，解放。

胡风写点什么，可惜看不到。

“解决不会太远”，才好。解决后即告，我约何司令、之光痛饮三杯。

听说孙用兄又回鲁编室，这才对。他为鲁著工作数十年，确有所长，要他退休，论情论理，都说不过去。你碰到代我致意。祝好！

河清 1月25日下午6时

河清吾兄：

25日信收到。

我把第一部搞完，决定大休一下。工作中不甚觉得，一歇下来，感到瘫痪似的疲劳。黄炜说我瘦了一圈，想不到这么厉害。现正大施肥料，看来很快可以恢复。与社党委谈了一次，他们现在才动起来，看来已经抓紧，中间还有上报中央的过程，快总是快了，等还得等一下吧。社里群众矛头，已经瞄准，我去看了看大字报，溜派人物，大概溜不过去了。一切会好起来，我是放



心的。

斗争当然还是剧烈的，北京的消息你和何司令、之光兄等，大概也听到了吧，溜到八宝山的□□□也已抓住，帽子一共五顶，叛、特、托、王、四，顶顶都戴上，实在令人痛快。“赛”是里通外国，已见中央文件。郭玉峰也揪出来了，是“四人帮”分子，干部问题封闭了这么久，是有根子的。阶级斗争永远是剧烈的，但多少难关险关，无不一一突破，实为国家与人民的洪福。

从这次大学招考中，全国发现优秀人才，有二万余人之多，甚至还有神童，都是刻苦自学中成长起来的。被“四人帮”整整耽误了的一代人，恢复起来还是快的。可是老的老了，这损失就不可补偿了，言之伤心。

昨天收到你寄来的《浙江文艺》，我以为可以读到你的文章，打开一看，是77年5号，只读了许老的一文。祝鸿生编的是《杭州文艺》吧。骆宾基、周而复我对他们说了，请祝也直接给他们去信吧。我处则不必来信，当然也是要写的，希望先把包袱放下，再发表东西，现在还得等等。孙用退休，他倒是自愿的，不过工资扣成七折，极不合理。现由社里补足，请他继续担任鲁著校勘，在家工作，这工作只有他做得好。可惜他眼睛不大行了，工作比较吃力，每天只能少做一点了。

何司令已康复了么？他身体一向很好，现在更可以大大的做一番工作，希望五届人大开会时，能在北京见到他。

你千万不要熬夜，最好每日清晨，能够清清静静写作一次，至多有二小时就够了，硬拼不得，我是接受教训了。

成仿吾的《回忆录》已印出了么，我还没有见到。大概总可以搞到的。

我这儿孩子们来来往往，还带来毛脚的儿媳，挺热闹，就是不得清静。女儿的调京还在进行。在东北管道局的山儿，得了



被评为学大庆先进工作者的喜报，小儿子从桂林学习结业回家，又到黑龙江当毛脚女婿去了。黄炜的所移交到科学院，她现在忙得要命，看来不雇个保姆不成了。

一熔同志好么，念念。

敬致

春节的祝贺！

适夷 1月28日下午

适夷吾兄：

1月28日信收到。

我此信，你可能除夕或新年收到吧。

何司令前天出院，热度已正常，但尚需休养，医生嘱休养一月，但他也是闲不住的。

我的第二篇稿，约六七千字，昨天交出。这写到刘思慕（刘穆^①）、林语堂、黎烈文、聂绀弩等人与鲁迅先生的关系，鲁迅先生怎样处理和他们的关系的。刘思慕（小默）从五五年后，据说在北京工作，你听说过吗？知道近况吗？我对聂说了好话。我反映的是实际情况，仅将它联系结合而已。

今晚我的女儿玲玲，带孩子来杭过年。

预备玩儿几天。开年，很想照你意见办，上午做几个钟头，下午、晚上不做规定工作，但事实恐不成。因为要把资料搞好，组

① 刘穆（1904—1985），原名燧元，后改名思慕，笔名小默，广东新会人。国际问题研究者，文学研究会成员。

